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一百十

明唐順之撰

戶八

齊鹽鐵

管子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

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

何謂正鹽筴

正稅也

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

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

少半猶劣薄也

大女食鹽

三升少半吾子

謂少男少女也

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厯

厯數也

也

鹽百升而釜今鹽之重升加分彊

分彊半合也

釜五十也升加

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

十釜為鍾

十鍾二萬

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

禺讀為偶對也筴之商

商計也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

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十萬今吾非籍

之諸君

謂老男  
老女也

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

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

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

一鍼一刀若其事立

若即  
然後

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鉤

大鉤  
曰鉤

若

其事立行服連

輦名

輶輦

居玉  
反

者

大車駕  
馬者也

必有一斤一鋸

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

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

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售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

之不善天下睨而走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  
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  
薪煮水為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  
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  
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  
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  
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  
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無鹽則腫守圉之

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鐮一鎔一椎一鉦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鑕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音杰然後成為女請以令斷山

木鼓山鐵是可以無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  
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  
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  
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  
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論鹽

馬端臨

按鹽之為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為國者權利日至其  
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



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為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者其慮已畧及此矣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歛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為政而苛歛如出

一轍異哉

唐鹽法

唐志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  
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  
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  
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  
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洛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  
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雋州井各一果閭

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  
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盧資榮陵簡有井四百  
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  
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  
百斛員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  
隸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  
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  
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

從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  
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  
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  
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  
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  
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  
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上溜墻  
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楊楚鹽廩至數

千積鹽二萬餘石有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為之衰息然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厯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

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  
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  
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  
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  
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  
春服包估為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  
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  
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於州縣鹽估益貴

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寢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為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瀋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屈推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

郎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  
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  
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  
豪商滑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  
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  
支使皇甫鏞加劔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  
貞元中盜驚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  
五城鏞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



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鎔又奏置推鹽使如江淮推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推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推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醢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

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募募新軍五十四都餽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

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酤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飲之大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

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顯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九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

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搆圖寵以自  
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  
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  
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權率起  
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歛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  
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  
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  
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

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  
榷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  
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  
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  
收稅謂之塌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  
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崔載三犯至五  
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  
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

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  
倍貞元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  
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  
汾州礬山七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  
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歲采銀萬二千  
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  
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  
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

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  
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天下歲率  
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  
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宋鹽法

宋志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潁鹽周官所謂鹽鹽也煮  
海煮井煮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  
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



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為鹽曰解州解縣  
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  
成籍民戶為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  
目為護寶都歲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  
邑池每歲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以給本州及三  
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  
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  
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

河南者凡禁權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原邠寧儀渭廊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顆末鹽皆以五斤為斗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鬻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

勿通商官自鬻之杜承謨言卽延環慶儀渭等州自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易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詔罷之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

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  
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  
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  
溺之患網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脰  
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  
多藏鏹不出民用益感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  
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  
十月詔罷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

兩池行之一年增緡錢十五萬宋自元昊反聚兵西鄙  
竝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  
中芻粟子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與  
券償以池鹽繇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  
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  
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  
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慶厯二年復京師權法凡商  
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

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號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榷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竝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

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夫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是時韓琦為樞密副使其在淮南曰楚州鹽城監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各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為軍江南之江寧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安復潭鼎岳鄂衡永州漢陽軍海州場歲鬻四十七萬七

千餘石漣水軍場十一萬五千餘石各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壽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凡鹽之入置倉以受之又置轉般倉二一於真州以受通泰楚五倉鹽一於漣水軍以受海州漣水鹽江南荆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鹽之入官淮南兩浙之溫台明斤為錢四杭秀為錢六廣南為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咸平四年祕書丞孫冕請令江南荆



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為利實多設慮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折中糧草足贍邊兵中納金銀實之官庫且免和雇車乘差擾民戶冒寒涉遠借如荆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湖官賣鹽蓋近煮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賣官鹽立之一年課額見議遂寢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緡錢粟

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明道二年參知政  
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  
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  
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  
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輒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  
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  
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  
徃徃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

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  
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  
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  
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  
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  
利也詔知制誥丁度等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  
蠹縣官請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  
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

易鹽在通楚秦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  
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  
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景祐二年諸路  
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人入  
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如數與之謂河北穀賤  
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  
錢糴二十萬石至慶厯二年又詔入中陝東河東粟  
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

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竝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為蓄賈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竝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廼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

故初天聖九年三司請榷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萬三千緡為額復增至四百萬緡江湖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竝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不逞無賴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為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徂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州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農事纔畢恒數十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

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步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糶鹽歲纔及百萬斤慶厯中廣東轉運使李敷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而發運使許元以為不可遂止嘉祐以來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筭或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百萬斤至汀民間足鹽寇盜自息論者不一

先嘗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傳會議謂度食淮南鹽已  
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為錢四十以人戶夏  
秋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償官詔用炳等  
策然歲增糴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  
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黃魚籠挾  
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筭  
勿捕熙寧初江西鹽課不登三司提點刑獄張頡言虔  
州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



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乃議稍減虔鹽價更擇壯舟團為十綱以使臣部押後蔡挺以贛江道險議令鹽船三歲一易仍以鹽純雜增虧為綱官舟人殿最鹽課遂敷盜販衰止自挺去法十廢五六請復之便詔從之及章惇察訪湖南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惇既參政有邲賣者邪險銳進素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倣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即遣蹇周輔往江西相度周輔承望

惇意奏言虔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  
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淮鹽官以九錢致一斤若  
運廣鹽盡會其費減淮鹽一錢而其鹽更善運路無阻  
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  
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  
興國軍以補舊額舊江西鹽場許民買撲周輔悉籍於  
官賣之六年周輔為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州道州隣接  
韶連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却均舊賣淮鹽於潭衡永

金邵等州竝準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邾賈初議郴全道  
三州亦賣廣鹽上詔施行之額利增加一方騷然崇寧  
元年蔡京議更鹽法遂變鈔法時鈔法紛易公私交弊  
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慶以來鹽法頓易元豐舊制不  
許諸路以官船廻載為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使用鈔請  
鹽般載於所詣州縣販易而出賣州縣用為課額提舉  
鹽事司苛責郡縣以賣鹽多寡為官吏殿最一有循職  
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為沮法必重奏劾遣黜州縣孰不

望風畏威競為刻虐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三等以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之多寡上戶歲限有至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為定數使依數販易以足歲額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今用為常額實為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謹三路之備糧儲豐溢其術非他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鹽錢為河北之備東北鹽為河東之備解池鹽為陝西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河北

糧草鈔至京竝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綃絹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為錢積於京師鈔行於三路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於邊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所在盈滿自崇寧來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

糴買不敷乃以銀絹見錢品搭文鈔為糴買之直民間  
中糴不復會筭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須至高糧草之  
價以就虛數致使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有至四百束  
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  
解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末鹽鈔  
乃以見錢四分鹽引六分權貨務惟得七十千之入而  
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  
不循復熙豐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儲無由可積方今大

計無急於此薛向昔講究於嘉祐中行之未幾穀價遽  
損邊備有餘逮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榷貨務不顧鈔  
法屢變有誤邊計惟冀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  
錢數以僥冒榮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  
次支鹽則前鈔遂為廢紙罔人攘利商旅怨嗟臣願明  
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無以見行為有妨無  
以既往為不可復如薛向之法已效於昔者可舉而行  
之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在京三庫之積皆四

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四百萬緡椿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邀阻上下交信則人以鈔引為輕賁轉相貿易或夫請多惟轉廊就給東南末鹽鈔或度牒之類如東南末鹽鈔或度牒勅牒唯許以鈔引就給外餘竝令在京以見錢入易椿留以為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舊出文鈔亦當體究立法量為分數夫鹽償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修復既廢亦為非易欲興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畧惟詳酌可



否施行之未幾張商英為相乃議變通損益復熙豐之舊初鹽鈔法之行積鹽於解池積錢於京師推貨務積鈔於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者甚衆崇寧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受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

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  
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  
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  
變易名貼輸對帶二法貼輸者舊鈔以十分為率准筭  
三分貼輸見錢七分准筭五分則貼輸見錢五分對帶  
者客負鈔請鹽往往既不即界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  
聽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對帶為循環循環者已賣鈔  
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錢始

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  
夕廢弃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  
魏伯芻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權貨務政和六  
年鹽課通極四十萬緡官吏皆進秩伯芻非有心計但  
與交引戶關通凡商旅筭請率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  
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媚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  
鹽法伯初方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闢利柄  
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至御府頒索百

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頃  
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  
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端源公私兼利異時  
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訖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  
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  
緡者虔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  
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  
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

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  
得時騁志無所顧忌遂至於此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  
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  
緡至大厯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  
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  
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  
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  
矣竇慶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於鹽戶

鬻鹽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為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贏利為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於今日矣從之淳祐四年殿中侍御史朱熠言鹽之為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

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  
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  
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十數年  
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  
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為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  
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累累竈  
戶列處沙洲日藉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  
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為今

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為市卻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閭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有旨從之

元鹽法

元志

兩浙之鹽至元五年兩浙運司申中書省云本司始額辦鹽十五萬九千引自後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又增餘鹽三萬引每歲總計四十有八萬每引初定官價中統



鈔五貫自後增為九貫十貫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  
今則為三錠矣每年辦正課中統鈔一百四十四萬錠  
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愈重煎辦愈難  
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聽從客商就場支  
給設立檢校所稱檢出場鹽袋又因支查停積比兩淮  
之例改法立倉綱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客旅就  
倉支鹽始則為便經二十餘年綱場倉官任非其人惟  
務培克況淮浙風土不同兩淮跨涉四省課額雖大地

廣民多食之者衆可以辦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鹽  
亭竈散漫海隅行鹽之地裏河則與兩淮隣接海洋則  
與遼東相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侵碍官課雖有刑禁  
難盡防禦鹽法隳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本司所轄場  
司三十四處竈戶火丁用工之時正當炎暑之月晝夜  
不休纔值陰雨束手彷徨貧窮小戶餘無生理衣食所  
資全藉工本稍存底業之家十無一二有司不體其勞  
又復差充他役各場元簽竈戶一萬七千有餘彼因水

旱疫癘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餘即今未蒙食補所據  
拋下額鹽惟勒見戶包煎而已若不早為食補優加存  
恤將來必致損見戶而虧大課此弊之一也又如所設  
三十五網監運綱司專掌召募船戶照依隨場日煎月  
辦課額官給水腳錢就場支裝所煎鹽袋每引元額四  
百斤又加折耗等鹽十斤裝為二袋綱官押運前赴所  
撥之倉而交納焉客人到倉支鹽如自二月至於十月  
河凍之時以運足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綱運

鹽船戶經行歲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塲裝鹽之時私囑  
鹽塲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兩裝為硬袋出塲之後沿  
途盜賣雜以灰土補其所虧及到所赴之倉而倉官司  
秤人又各受賄既不加辨秤盤又不如法在倉日久又  
復消折袋法不均誠非細故不若仍舊令客商就塲支  
給既免綱運俸給水腳之費又鹽法一新此弊之二也  
本司歲辦額鹽四十八萬引行鹽之地兩浙江東凡一  
千九百六萬餘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釐總而計之

為四十四萬九千餘引雖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餘引每有督勒有司驗戶口請買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衆兼以瀕江竝海私鹽公行軍民官失於防禦所以各倉傳積累歲未賣之鹽凡九十餘萬引無從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憑遵守賞罰既明私鹽減少戶口食鹽不致廢弛此弊之三也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運鹽到所賣之地先須住報水程及所止店肆繳納退引豈期各處提調之官不能用心檢舉縱令吏胥坊里正等需

求分例錢不滿所欲則多端留難客人或因發賣遲滯轉往他所水程雖住引不拘納遂有埋沒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鹽所司亦不檢勘拘收其懦善者賣過官鹽之後即將引目投之鄉胥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納官通同鹽徒執以為憑興販私鹽如蒙將有司官吏明定黜降罪名使退引盡實還官不致影射私鹽此弊之四也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倉設置部轄掌收各網船戶運到鹽袋貯在倉聽候客人依次支鹽俱

有定制比年以來各倉官攢肆其貪欲出納之間兩收其利凡遇綱船到倉必受船戶之賄縱其雜和灰土收納入倉或船戶運至好鹽無錢致賄則故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盜賣其倉官與監運人等為弊多端是以各倉積鹽九十餘萬引新舊相竝充溢廊屋不能支發赤鹵消折利害非輕雖繫客人賣過之物課鈔入官實恐年復一年為患益甚若仍舊令客商自備脚力就場支裝庶免停積此弊之五也五者之中各倉停積

最為急務驗一歲各賣之數止該四十四萬餘引儘賣  
二年尚不能盡又復煎運到倉積累轉多如蒙特賜奏  
聞選委德望重臣與拘該官府從長講究叅酌時宜更  
張法制定為良規惠濟黎元庶望大課無虧見為住煎  
餘鹽三萬引差人賁江浙行省咨文赴中書省請照詳  
馬戶部詳運司所言除餘鹽三萬引別萬引元貞二年  
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八年罷運司併入宣慰使司恢  
辦十年立都提舉司增鹽額為十萬引至大元年各場



煎出餘鹽三萬引四年復立運司遂定額為十三萬引  
增價鈔為二錠延祐元年又增為三錠運司又從權改  
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興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椿配民  
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  
加多鹽額增重八路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  
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一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  
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敝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  
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擾攘亦

由於此運司官耳聞目見蓋因職專恢辦惠無所施如蒙欽依詔書事意罷餘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為官民兩便其正額鹽若依廣海鹽價每引中統鈔二錠宜從都省區處江浙行省遂以左丞所講究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為始將餘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其減正額鹽價即與廣海提舉司事例不同別難更議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托克托平章特穆爾達實等以

所擬奏而行之

論坑冶

附蘇葉  
二論

馬端臨

仇池筆記曰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  
陳平四萬斤間楚董卓鄆搗金亦多其餘三  
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  
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  
山披沙無虛日金為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  
不可知復歸山澤耶石林葉氏曰漢時賜  
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燕  
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楚梁孝  
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  
蓋幣輕故米賤金多也

按如二公之說則金莫多於漢然民間之淘取官府之

徵歛史未嘗言之度未必如後世之甚也三代之時服食器用下之貢獻有程上之用度有節未嘗多取於民後之言利者始以為山海天地之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不可為百姓豪強者所擅其說發於管仲而甚於桑弘羊孔僅之徒然不過曰鹽曰鐵則以其適於民用也金為天地之秘寶獨未聞有征榷之事漢法民私鑄鐵者鈇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徧於天下

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推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為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強之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

稗編卷一百十

謹案卷一百十第三十三頁前八行特穆爾達寶

舊作帖木兒達失今改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璫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一百十一

明唐順之撰

戶九

唐榷酒

唐書後同

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

直三千州縣總領醕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歛之大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頗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

唐權茶

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  
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  
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  
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  
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  
極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  
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

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權茶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歛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希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權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權茶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

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榻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少皆死崔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

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為大模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粽每斤增稅五錢謂之剝茶錢自是斤兩復舊

宋茶法

宋志

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洲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產茶之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

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  
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悉送  
六榷貨務鬻之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  
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  
以射六務諸山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  
若金帛者聽計直與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  
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  
皆禁唯川陝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

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之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茶之為利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端拱二年



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於江淮淳  
化三年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  
軍官場筭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西京作坊  
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糝兩河陝西諸州  
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今就茶山  
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  
陳恕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仍舊式議遂寢  
二年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

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  
歲課增五十萬餘貫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  
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  
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  
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仁  
宗時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  
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閤門祇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  
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

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  
三稅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  
虛錢得寔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  
日益賤入寔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  
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  
商獲利無幾茶商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  
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  
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

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掇之然不能亡敝天聖元年更定其法呂夷簡李諮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寔利寡請罷三稅行帖射法

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  
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  
甯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  
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  
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辨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  
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  
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其入錢以  
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

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諮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

五千納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  
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弊在茶與邊糴相須為用  
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舊用三稅法京師實入緡  
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圓粟二百九十  
八萬石用新法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  
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圓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  
石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蝕之源一朝閉塞商  
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掇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浮說

願力行之毋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猶不已天聖三年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然自奭等



改制而茶法寢壞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  
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  
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  
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  
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  
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  
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  
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

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權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

牟利吏緣為奸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  
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  
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  
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  
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言利  
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  
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權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權  
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

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  
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  
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  
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  
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  
時揚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  
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闕八總為緡錢百五十  
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

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  
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  
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  
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  
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  
毋得折為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  
京償以銀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而通商之  
議起矣初官既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

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克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

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  
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  
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夫  
費用甚大權易所收甚薄剝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  
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  
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  
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以  
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

較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彛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



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  
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  
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有奇丁二千六百二十萬  
五千有奇三分其一為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五分  
之一丁賦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村鄉  
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  
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  
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

萬緒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逾厚比於官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貨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䟽利源而寬民力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命韓琦陳升之即三司置局議之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

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便詔從之初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

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

富賈為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畧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茶法之弊文彥博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

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為錢三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為錢十則折輸綿一兩為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廼即屬諸州勅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

禁權之令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

周錢布論

錢法附限  
民蓄錢

馬端臨後同

按周禮主財之官雖多而專掌錢布則惟外府泉府二  
官外府掌齎賜之出入泉府掌買賣之出入自王介甫  
以鄭注國服為息之說行青苗誤天下而後儒之解此  
語者或以息為生息之息或以息為休息之息然於義  
皆無所當蓋古人創泉布之本意實取其流通緣貨則  
或滯於民用而錢則無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為便民

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  
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仁政  
莫尚於此初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不原其立官之本  
意而勦其一語以斷天下大事可乎今買之於方滯之  
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平賤糴貴糴之意同泉府  
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  
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糴且以其所儲他用  
而不以濟民則惟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美於是亦以



理財之法視之矣

按後之為國者不能制民之產以均貧富而徒欲設法以限豪強兼井之

徒限民名田猶云可也限民蓄錢不亦甚乎然買田者志於吞併故必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於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遷也今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然錢重物輕正藏鏹逐利者之所樂聞也人棄我取誰無是心正不必設法禁以驅之徒開告訐之門而重為煩擾耳

### 紀歷代錢製

按錢幣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於一漢時常令民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羣國前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

然錢以銅鐵鉛錫而成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直日輕其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而為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卽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卽造而其未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卽以會為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

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  
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  
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用之以代見錢矣又況以  
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齋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  
夫之力剋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  
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荆湖所  
造朝廷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  
錢所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

立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上書論錢弊

孔 覲

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覲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閭  
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  
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  
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  
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  
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

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以為開置錢府方督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祿薄賦稅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不鑄大錢也若官錢已布於人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則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為

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上崩乃止

論錢楮

戴埴

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器械器易粟有無以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則何資於楮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園法以流轉故言錢

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  
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般  
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  
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  
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  
在於輕重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歛之趙開  
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  
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

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抑此稱提大術也今日悉欲取法孝宗獨楮幣一事與孝宗議論相反何耶

元鈔法二條

元志



至正十年右丞相托克托欲更鈔法乃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云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之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䟽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偽鈔滋多遂准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於總庫轉支至是吏部尚書倂哲篤欲迎合丞相之意倂哲篤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

幣為母而錢為子衆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國子祭酒  
呂思誠獨奮然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  
子比之達克達乞養漢人為子是終為漢人之子而已豈  
有故紙為父而以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又  
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  
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  
其虛恐非國之利也俾哲篤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偽故更  
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有偽

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  
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滋多爾況祖宗成  
憲豈可輕改俾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  
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又欲與世皇爭高下也且  
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  
又欲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  
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道聽塗說何足以行徒以口舌  
取媚大臣可乎俾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

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  
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  
相矣托克托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特穆爾言曰  
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坐廟堂高聲厲色若  
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誠歸卧不  
出遂定更鈔之議而奏之下詔云朕聞帝王之治因時  
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  
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

之意已具厥後卽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徧虛物價騰踴姦偽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采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壹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卽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價逾十倍又

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  
舟船裝運軸轡相接文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  
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  
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  
視之若敝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其法以物為母  
鈔為子子母相權而行即周官質劑之意也元初倣唐  
宋金之法有行用鈔其制無文籍可考世祖中統元年

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其等有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蓋未及行云五年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仍給鈔一萬二千錠

本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  
初鈔印用木為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釐鈔不  
便於民復命罷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  
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  
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依中統之初  
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  
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二十  
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偽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



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為最善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為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凡鈔之昏爛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其貫伯分明微有破損者並

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每季各路就令納課正官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其制之大畧如此若錢自九府圜法行於成周歷代未嘗或廢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為文而錢則弗之鑄也

論元鈔

草木子

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為母中統交為子子母相權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功本多尋不印行

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托克托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賞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蓋嘗攷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為費楮幣不

足以權變百貨遂澁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為之本如鹽之有茶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焉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引為母以錢為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

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  
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淫而有濫  
觴之患矣此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  
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  
亡也

又如富人糶穀以給批行批得穀其批行矣  
貧人必批以無穀批乃虛文又何以行之哉

### 宋市易

### 宋志

王安石為政汲汲焉以財利兵革為先其市易之說已  
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平準法之時故王韶首迎

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李若愚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出內帑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權貸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

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其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三司請立市易條有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覺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七月以權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於鎮洮軍置司市

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實  
帝以鬻水市梳僕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  
市易鬻果大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  
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蓆席黃蘆之  
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詔  
在京市易幹當公事孫迪同兩浙淮東轉運司議置杭  
州市易務利病以聞其後以市易上界所償內帑錢三  
十萬緡假之為本又賜夔州路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



市易於黔州選本路在任已替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薄厚輸免行錢以祿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下雜賣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等同詳度成都置市易務七年帝與輔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馮京曰曩因權

市物致王小波之亂今頗以市易為言安石曰彼以饑  
民衆官不之恤相聚為盜耳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  
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駭擾安石謂已  
遣使乃遽罷豈不為四方笑乃已然其後竟罷杞等詳  
度三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  
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  
業衆言喧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  
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

率賤市貴鬻廣裒贏餘是挾官府為兼井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陳薛向罪茶僧不

當帝惻然咨嗟及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乃以屬布既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為平準之法以便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若此宜修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輸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

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提舉楚州市易將之奇奏監務王景彰榷市商人物非法及虛作中糴入務立詭名糴之白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販毋得至他郡名為留難帝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人宜即治其罪時呂惠卿已參朝政而究詰市易未竟詔促之惠卿

請令中書悉取按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入出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浸廣令布送中書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即軍器監鞠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市如故均輸之法所以通

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歛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驚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軍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

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歛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歛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其為擾多以為非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神宗使自擇之向於是辟劉



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  
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  
皆預降付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錢顥  
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  
賈之利琦顥皆坐貶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  
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  
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奸倍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

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  
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  
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材智方畧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  
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  
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於是知諫院范純仁  
言向儉巧刻薄不可為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  
當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

廣置官屬多出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  
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  
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  
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  
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  
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  
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  
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

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為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為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為急朕託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盈虛翕張歛散之而卿忠誠內固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於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

論市易之繆

四條

馬端臨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

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擇者畜牧者紡績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然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妬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按照寧初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歛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

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錢惡從出蓋當時  
言利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匹其後匹  
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絹紬之名配以錢而取  
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見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  
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  
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為雖非知道者所許然  
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

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  
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  
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  
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  
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即其  
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  
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  
利而後為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

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槩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錢為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然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然貸息抵當貿遷之事使富家為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攷之熙寧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為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九年



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貿遷圖利且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踊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為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

又按鄭介夫熙寧六年進流民圖狀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徑過河北陝西北客之過東

南者亦然蓋諸門皆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賣以此商稅大虧然則市易司息錢所獲蓋不足以補商稅之虧矣

元歲課

元志

山林川澤之產若金銀珠玉銅鐵水銀硃砂碧甸子鈐錫礬硝醵竹木之類皆天地自然之利有國者之所必資也而或以病民者有之矣元興因土人呈獻而定其歲入之課多者不盡收少者不強取非知理財之道者

能若是乎產金之所在腹裏曰益都檀景遼陽省曰大  
寧開元江淞省曰饒徽池信江西省曰龍興撫州湖廣  
省曰岳澧沅靖辰潭武岡寶慶河南省曰江陵襄陽四  
川省曰成都嘉定雲南省曰威楚麗江大理金齒臨安  
曲靖元江羅羅會川建昌德昌栢興烏撒東川烏蒙產  
銀之所在腹裏曰大都真定保定雲州般陽晉寧懷孟  
濟南寧海遼陽省曰大寧江浙省曰處州建寧延平江  
西省曰撫瑞韶湖廣省曰興國郴州河南省曰汴梁安

豐汝寧陝西省曰商州雲南省曰威楚大理金齒臨安  
元江產珠之所曰大都曰南京曰羅羅曰水達達曰廣  
州產玉之所曰于闐曰匪力沙產銅之所在腹裏曰益  
都遼陽省曰大寧雲南省曰大理潞江產鐵之所在腹  
裏曰河東順德檀景濟南江浙省曰饒徽寧國信慶元  
台衢處建寧興化邵武漳福泉江西省曰龍興吉安撫  
袁瑞贛臨江桂陽湖廣省曰沅潭衡武岡寶慶永全常  
寧道州陝西省曰興元雲南省曰中慶大理金齒臨安

曲靖潯江羅羅建昌產朱砂水銀之所在遼陽省曰北  
京湖廣省曰沅潭四川省曰思州產碧甸子之所曰和  
林曰會州產鉛錫之所在江浙省曰鉛山台處建寧延  
平邵武江西省曰韶州桂陽湖廣省曰潭州產礬之所  
在腹裏曰廣平冀寧江浙省曰鉛山邵武湖廣省曰潭  
州河南省曰廬州河南產硝鹺之所曰晉寧若竹木之產  
所在有之不可以所言也初金課之興自世祖始其在  
益都者至元五年命于徙剛高興宗以漏籍民戶四千

於登州棲霞縣淘馬十五年又以淘金戶二千僉軍者  
付益都淄萊等路淘金總管府依舊淘金其課於太府  
監輸納在遼陽者至元十年聽李德仁於龍山縣胡碧  
峪淘採每歲納課金三兩十三年又於遼東雙城及和  
州等處採馬在江浙者至元二十四年立提舉司以建  
康等處淘金夫凡七千三百六十五戶隸之所轄金場  
凡七十餘所未幾以建康無金革提舉司罷淘金戶其  
徽饒池信之課皆歸之有司在江西者至元二十三年

撫州樂安縣小曹周歲辦金一百兩在湖廣者至元二十年撥常德澧辰沅靜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馬在四川者元貞元年以來病民罷之在雲南者至元十四年諸路總納金一百五錠此金課之興革可考者然也銀在大都者至元十一年聽王庭壁於檀州奉先洞採之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薊州豐山採之在雲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撥民戶於望雲煽煉設從七品官掌之二十年又開聚陽山銀場二十九年遂立雲州等處銀場

提舉司在遼陽者延祐四年惠州銅洞三十六眼立提  
舉司辦課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寧南劍等處立  
銀場提舉司煽煉在湖廣者至元二十三年韶州路曲  
江縣銀場聽民煽煉每年輸銀三千兩在河南者延祐  
三年李允直包羅山縣銀場課銀三定四年李珪等包  
霍丘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其所得礦大抵以十  
分之三輸官此銀課之興革可考者然也珠在大都者  
元貞元年聽民於楊村直沽口撈採命官買之在南京



者至元十一年命瑪竒額紳等於松阿哩江阿都古江呼  
魯固江採之在廣州者採於大步海他如鄂嫩齊都爾罕  
都呼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從鳳格等戶撈焉勝州雅克納  
延等城之珠十三年命圖魯卜岱等撈焉此珠課之興革  
可考者然也玉在法爾實者至元十一年德呼瑪哈穆  
特阿里三人淘玉之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者止七  
十戶其力不充而法爾實之地旁近有民戶六十每同  
淘焉於是免其差徭與淘戶等所淘之玉於呼圖克霜

和爾錫喇卜卅三人所立水站遞至京師此玉課之興革  
可攷者然也銅在益都者至元十六年撥戶一千於臨  
朐縣七寶山等處採之在遼陽者至元十五年撥採木  
夫一千戶於錦瑞州鷄山巴山等處採之在徵江者至  
元二十二年撥漏籍戶於賽音山煽煉凡一十有一所  
此銅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鐵在河東者太宗丙申年  
立爐於西京州縣撥治戶七百六十煽焉丁酉年立爐  
於交城縣撥治戶一千煽焉至元五年始立洞冶總管

府七年罷之十三年立平陽等路提舉司十四年又罷之其後廢置不常大德十一年聽民煽煉官為抽分至武宗大元年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掌之所隸之冶八曰大通曰興國曰惠民曰利國曰益國曰閏富曰豐寧豐寧之冶蓋有二云在德等處者至元三十一年撥冶戶六千煽馬大德元年設都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延祐六年始罷兩提舉司併為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所隸之冶六曰神德曰左村曰豐陽曰臨水曰

沙窩曰固鎮在檀景等處者太宗丙申年始於北京撥戶煽焉中統二年立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大德五年始併檀景三提舉司為都提舉司所隸之治有七曰雙峯曰暗峪曰銀崖曰大峪曰五峪曰利貞曰錐山在濟南等處者中統四年拘漏籍戶三千煽焉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其後亦廢置不常至至大元年復立濟南都提舉司所隸之監有五曰寶成曰通和曰昆五曰元國曰富國其後各省獨江浙江西湖廣之課

為最多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黃鐵有生青鐵有青瓜鐵  
有間鐵每引二百斤此鐵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朱砂  
水銀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實希以率賓人戶  
於濟沙穆爾之地採煉在湖廣者沅州五寨蕭雷發等每  
年包納朱砂一千五百兩羅管賽包納水銀二千二百  
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  
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烏瑪喇採之在會川者  
二十一年輸一千餘硯此朱砂水銀碧甸子課之興革

可攷者然也鉛錫在湖廣者至元八年辰沅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每引計錫一百斤官收鈔三百文客商買引赴各冶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杖六十其錫沒官此鉛錫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礬在廣平者至元二十八年路鵬舉獻磁州武安縣礬窰一十所周歲辦白礬三千斤在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於瀏陽永興礬場煎烹每十斤官抽其二在河南者二十四年立礬課所於無為路每礬一引重三十斤價鈔五

兩此鑿課之興革可考者然也竹之所產雖不一而腹  
裏之河南懷孟陝西之京兆鳳翔皆有在官竹園國初  
皆立司竹監掌之每歲令稅課所官以時採斫定其價  
為三等易於民間至元四年始命制國用使司印造懷  
孟等路司竹監竹引一萬道每道取工墨一錢凡發賣  
皆給引至二十二年罷司竹監聽民自賣輸稅明年又  
用郭暉言於衛州復立竹課提舉司凡輝懷嵩洛京襄  
益都宿升等處竹貨皆隸焉在官者辦課在民者輸稅

二十三年又命陝西竹課提領司差官於輝懷辦課二十九年丞相旺扎勒言懷孟竹課頻年斫伐已損課無所出科民以輸宜罷其課長養數年世祖從之此竹課之興革可考者然也若夫硝礮木課其興革無籍可考故不著焉

稗編卷一百十一